

小说界文库

告别

夹边沟

上海文艺出版社

杨
显
惠

小说界文库

中国当代小说名家系列

告别夹边沟

中国当代小说名家系列

杨显惠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别夹边沟/杨显惠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8

ISBN 7-5321-2544-0

I.告… II.杨…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9706 号

责任编辑:修晓林

封面设计:袁银昌

封面插图:姜建忠

正文插图:叶 雄

告别夹边沟

杨显惠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405,000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册

ISBN 7-5321-2544-0/I·2005 定价:26.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4780222

Hola México



出

版

说

“小说界文库”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凡在我社发表、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小说创作均可收入。

明

“小说界文库”包括以下系列：

- ◎ 长篇小说系列
- ◎ 西部小说系列
- ◎ 旅外作家长篇小说系列
- ◎ 中短篇小说集系列
- ◎ 年选系列
- ◎ 专题选系列
- ◎ 微型小说系列

小说界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小说界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编 陈保平

副主编 郑宗培

编委

孙 颙 江曾培 邢庆祥
何承伟 陈保平 陈先法
郑宗培 修晓林 魏心宏

(按姓氏笔划排列)

序

阴霾里的一道闪电



2000年的某天，偶然发现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系列小说开始在《上海文学》和《小说界》杂志连载。那次读到的是其中的《上海女人》，读着读着，泪水悄然盈满了眼眶——我已很久没有见到具有如此巨大情感冲击力的作品了。它是那样质朴无华，摒却藻饰，它所显示的那份克制，很像一个内心里翻江倒海表面上不露声色的人的表情。然而，正是这种含蓄节制的风格，反使作品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吸引你必须读到底的魔力。此后，我每月等待《上海文学》和《小说界》的到来，先看有没有“夹边沟记事”的连载，到2001年底，我把杂志上陆续连载的小说剪裁下来，装订在一起，以便保存和再读。这种剪贴式的收藏方式，是我在学生时代经常使用的，现在，除非深得我心的著作，一般是不会这样做的。

对作者杨显惠，我有所了解并且喜爱。他是甘肃人，“文革”前就在河西走廊农建十一师当农工，也就是早期的知青，他还当过售货员，会计，民办教员，盐场秘书。在农垦师，他与一位天津籍的姑娘相恋，结婚，“文革”后落到天津，并成为天津市的专业作家。八十年代是他的喷涌期，他的《这一片大海滩》获1985全

国短篇小说奖,但这并非他最好的作品。应该说,《野马滩》、《爷爷,孙子,海》、《黑戈壁》、《贵妇人》、《洗个不停》等等更能显示他的艺术功力。他的作品有一种近乎天生的酷厉而苍凉的美。九十年代以来,他沉寂了很久,他的形象也在我的记忆里日渐淡远。当看到《告别夹边沟》系列发表,杨显惠重现江湖,我不禁为之一震,顿有风雨故人来的欣慰。

这部统称《告别夹边沟》的系列小说真的就这么重要,这么精湛,这么有价值吗?是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夹边沟”在哪里?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原来,夹边沟是甘肃酒泉一个曾羁押右派犯人的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这里关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0年12月,中央解决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抢救人命,紧急遣返劳教人员,然此时的幸存者已不到一半矣。毫无疑问,这里曾经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苦难、饥饿和死亡。正如杨显惠所说,夹边沟事件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但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不多了,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三缄其口,当年事件的某些制造者却有意把它封存起来。作者将调查得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长眠在荒漠和戈壁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这大约就是这个系列小说得以产生的“本事”和来源。

为了写好这本书,作者每年数次往返于天津和甘肃之间,耗去了整整五年时光。他居然不可思议的、大海捞针般的搜寻到了近百个当事人。采访老人是需要特别的耐心的;作者还须查阅大量资料 and 进行实地考察。这一切基本都是在自费的情况下进行的。可以想见,要完成这样一次漫长的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效益可言的写作,需要具备怎样顽强的意志和持久的韧性啊。这必然是怀抱着良知和信念的写作,这必然是怀抱着深刻揭示

历史之谜和人性之谜的激情写作。真所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然而，我们且不可忘记，《告别夹边沟》虽然大多有原型和真人真事做基础，但它们毕竟是艺术品，是小说——纪实性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由于事件本身长期的隐蔽性和一朝揭开真相带来的震惊，由于素材来源的特殊性和特定性，这部以夹边沟事件为原型的作品很难不采取纪实小说的方式，它甚至也无法摆脱采访体和转述体等等新闻手法的运用。应该承认，这部作品的感染力，有一半来自基本事实的惊人，但是，倘若没有作家主体的创造性重构，也绝不可能拥有现在这样强烈的震撼力。就创作者一面而言，只能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这决不意味着作者只能扮演旁观者、实录者和书记官的角色，作品只能提供一种调查报告式的东西，其意义只能局限于事件本身的表层时空。

事实上，《告别夹边沟》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因为它完成了一种超越和提升：它在高度忠实于历史事实的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对许许多多饥饿与死亡的惨烈场景的刻骨描绘，通过对众多受难者命运的来龙去脉的深沉揭示，尤其是通过对他们在绝境中人性常态与变态的出色状绘，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和罕见的概括力，不但表现事实本身的骇人听闻性，而且表现这一历史悲剧的精神本质和沉重教训。说它有超越性，是因为夹边沟虽属荒漠绝塞的禁地，但在作者笔下，它与整个社会的神经还是息息相通的，它的教训是全社会的，只是更极端而已；说它有所提升，是因为发生在夹边沟的惨剧，无疑是极左政治路线的产物，但在作者笔下，突出的是精神化、人性化的悲剧。在纪实外衣之下，作者完成了由外化到内化，由事件化到心灵化的位移，而这是更具有人性内涵和文学意味的。

我觉得，夹边沟记事之不同于某些同类型的反思作品，它迟

至新世纪之初才公诸于世却不觉其过时,反倒有种震聋发聩的新鲜感,首先因为它的高度的真实性——不仅是人物、环境、事件的真实,更是心灵的甚至潜意识的真实。前此的某些作品,总叫人觉得经过作者的处理与调和,使严酷的历史变味了,或美化了,或钝化了,总之是变得“好接受了”,尽管作者也在大声疾呼,但总觉隐去了一些什么。《告别夹边沟》不是这样,它有一种中国史家传统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精神。从它发表后的一些反映,不难看出其力度。多位死难者家属告诉作家,虽然他们身处偏远的西部,还是发现了《上海文学》、《小说界》上的文章,他们一页页地读,一页页地哭,将文章收集起来,清明节上坟时焚化以告慰冤魂。从夹边沟九死一生逃出来的八十二岁的裴天宇老人说,他的一位在大学里当教授的学生给他寄来了四本《上海文学》,他用了半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伤心得读不下去呀!没有充分的真实性是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效力的。

《告别夹边沟》最大的特点还在于对生命的珍重,对人的权利和尊严受到深重伤害的深层次表现——主要不是从政治的层面,而是从文化的和人性的层面。作者笔下的人是复杂的,兼具感性与理性,意识与潜意识的丰富的人。比如《上海女人》中的那位女人,本是善良柔弱的城市女性,除了对丈夫的一腔忠贞,她完全不明白这场横祸是怎么来的,更想不到丈夫竟像蝼蚁一样说饿死即饿死了,死后抛尸荒野无人收。她带来的食物分给诸难友时的争抢场面令人震惊。她越是表现出都市人的羞怯和娇弱,越是显现出非政治化的弱者情愫,上海越是在地域文化上与荒凉的夹边沟形成强烈反差,她几千里寻夫、哭夫、直至坚持背回丈夫遗骨的行为就越是让人肃然起敬,作品悲剧性的控诉力量也就越强。小说的结尾很妙,多年后,小说的叙述人出差到

了上海，欲寻觅这位上海女人终又放弃了寻找，上海女人遂从作品中彻底逝去，给读者一个怅惘的遐想空间，可谓余味无穷。事实上，《逃亡》、《饱食一顿》、《贼骨头》、《夹农》、《李祥年的爱情故事》等等，哪一篇不是催人泪下之作？

读过这部作品的人都会感到，杨显惠的叙述具有一种魔力，能紧紧地抓住读者，语言似有粘性，在素朴、简洁的语句里，往往深藏着一种扣人心弦的力量，一种富于感伤情调的倾诉。这貌似无技巧的技巧，决非一日之功。在人称、转述以及故事的结构上，他都是很讲究的，而他的叙述的最闪光之点则在于随处可见的精湛的细节，它们全来自生活，并赋予作品深远的意蕴。

我知道，作者笔下这些惨烈的故事，与当下的时尚大相径庭，与酷哥辣妹们的轻歌曼舞也很不协调，是一些让健忘者不愿提起，也听不进去的故事。然而，它们与今天的生活真的没有一点精神联系了吗？极左政治对人的蔑视与金钱拜物教对人的蔑视之间就找不到一点相通之处了吗？历史和艺术都不能忘记昨天，因为，关注昨天就是关注今天，关注历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

目录

○ 告 别 突 边 海

	序：阴霾里的一道闪电····· 雷达	1
○	上海女人·····	1
	走进夹边沟·····	39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58
	驿站长·····	87
z	贼骨头·····	103
	憎恨月亮·····	132
	饱食一顿·····	150
	逃亡·····	168
一	坚持到底·····	197
	探望王景超·····	231
	自由的嘉峪关·····	262
	一号病房·····	292
	许霞山放羊·····	337
三	夹农·····	399
	在列车上·····	428
	这就好了·····	463
	医生的回忆·····	481
z	邹永泉·····	501
	告别夹边沟·····	521
	后记·····	548

一

上海女人

这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汉的右派讲给我听的。他是湖北省人，高中毕业，1948年参加解放军，解放后曾经加入志愿军入朝作战。在朝鲜战场他负了伤，三根肋骨被美国人的炸弹炸断。回国治疗后留在公安部工作。他说，后来因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缘故，组织部门调他到甘肃省公安厅，名义是支援大西北。可是他在省公安厅工作不久，又被下派到酒泉地区劳改分局，在生产科当一名生产干事。1957年他被定位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1960年12月以后，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全部释放回原单位去了，他却无“家”可归，因为他是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在劳改分局的招待所里住了两个月以后，领导终于想出办法来了：你到安西县的十工农场去吧，不算干部，也不是劳改犯，去当个工人吧。他到了十工农场，场领导又作难了：正式招工吧手续又不好办，哪有右派招工的道理？最后只能以刑满就业人员对待，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在劳改队种菜。种菜到1969年，因为战备的原因，十工农场的犯人迁移到甘肃中部的五大坪农场去了，他不是犯人不能去，只好和其他几个就业人员一起移交小宛农场。于是，他就成了我们十四连畜牧班的放牧

员,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间房子里。在一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了解,也信任对方了,他便陆陆续续对我讲了许多夹边沟农场的故事。

今天我再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我跟你说过,1960年国庆节前,夹边沟的右派——包括新添屯作业站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几百名体质太弱什么活也干不了的,全都迁移到了高台县明水乡的一片荒滩上。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那片荒滩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要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因为仓促上马冬季临近,其他农场的领导很贼,没有按计划调人,就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过去了。大约是一千五百人,分别住在祁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千百年来,从祁连山里流出的洪水在那片荒滩上冲出了几道深沟。山水沟蜿蜒两公里多长,南边靠近祁连山的一端很浅,越往北越深,最深处有六七公尺,出了山水沟是一片泥沙沉积的沙土地,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

由于没有木材盖房,我们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窑洞大小不等,沟浅的地方,靠近南端,因为崖坎矮,挖的窑洞才一米高,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进去后坐着刚能仰起脸来。这样的窑洞住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们组的窑洞挖在山水沟中端,很大;我们组最早是二十五个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三个,还有三个因瘦得走不动路留在夹边沟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两个人,全住在这个窑洞里。我们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业,崔毅,魏长海,还有晁崇文、钟毓良、章……哎呀,叫章什么来的,那是个西北师院历史系的教授,姓章,可名字突然就

想不起来了。对了，崔毅，崔毅这时候已经不在明水也不在夹边沟了，他在两个月前就逃跑了。他是四十年代北大的毕业生，英文讲得特好。这人四十年代就参加学潮，是地下党，解放后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文大业是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脏东西死掉的。对了，董建义也是那几天死掉的，和文大业前后脚死掉的。

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十一月上旬的一天，他从自己的铺上挪过来凑近我，说，老李，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喝粉汤了。我当时吓了一跳，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

我可是吓了一跳。他说的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黄茅草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草滩上到处都长，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的样子就像骆驼草一样，一蓬一蓬的，茎杆比骆驼草的茎杆还粗还高。它的茎是黄色的，叶片也带点黄色，很好辨认。河西的农民都叫它黄茅草，有的叫黄茅柴，因为农民们都拿它当烧柴，有的把它挖来埋在田埂上做风墙——挡风。黄茅草的草籽是能吃的，这我们原来不知道，是酒泉县和高台县的右派们说的，他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闹饥荒的年头，当地的农民们用它充饥。于是，右派们就跟他们学，拿着床单到草滩上铺开，把黄茅草枝条压下来敲打，把籽打下来；然后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单摇晃，叫风把皮儿刮走。不能吹，黄茅草籽太小太轻了，像罌粟籽那么大小，一吹就连籽都吹跑了。籽儿收集回去再用锅炒熟。炒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成了。当然，那么小的籽儿，你是听不见爆声的，要用眼睛看，籽儿在锅里自己动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炒熟之后装在小布袋里，缝在衣裳里边，藏好。一定要藏好，干部们要检查的，那东西容易吃死人，干部们不叫吃，检查出来就没收了。

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煮着煮着就

成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与淀粉汤的不同之处在于用筷子一挑能拉出丝来。这时候还不能吃，要搅，一边搅一边吹，叫它快点凉下去。凉了的“粉汤”像一团面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条状，拉长的感觉就像是拉橡胶一样，然后咬着吃。那东西是嚼不烂的，只能咬成一块一块咽下去。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它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树叶子呀，干菜呀，还有别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块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我估计，在夹边沟和明水至少有几十人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有些人是出于没有经验，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恶心，少喝一点可能没有危险，实际是对“粉汤”的粘性估计不足。

真是吓坏了，我当时就说他：你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喝吗？他回答：饿得等不及了，还没放凉就喝了几口。我生气地说，几口？就几口吗？他回答，也就半碗。

我说这可怎么办呀？

他说要是有点蓖麻油就好了。

我知道，蓖麻油是泻药，它可以把肠子里的食物变成稀汤子排泄出来。我立即跑出去跑了一趟场部卫生所，但是医生把我骂了出来：人家都拉肚子拉得要拉出来，你还要泻药，我到哪里给你找泻药去！

医生说的话也对，农场闹病的人大都是因为吃了脏东西拉痢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几天就死掉。

我沮丧地回到窑洞，跟文大业说，你还想活不想活呢，想活

我就给你掏！

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掏粪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劳动把我们的身体榨干了，每天供应的十二两^①原粮不能提供沉重劳动所需的热量，为了活命，我们把谷糠呀、树叶和草籽呀，凡是我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都填进肚子。这些东西是不易消化的，加之我们的肠胃早就没有了油水，所以排泄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尽全力才能排出几个粪蛋蛋。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味的！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们那时候排泄出的东西就是和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经常的我们在茅坑上蹲半天，连个粪蛋蛋也排泄不出来，必须相互帮助，互相配合：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个人从后边掏。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专用工具，是用质地坚硬的红柳枝条削成的木勺，状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出许多倍。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饭小勺的把儿掏了。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点东西来。文大业的肚肠里吃下去了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黏结在一起，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肛门的直径许多，堵在肛门上，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专用工具把他的粪门搞得鲜血淋漓，一塌糊

① 旧秤，一斤为十六两。